

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二十四数

以西结书第五章

Jeff Pippenger

2026-08-10

在我们近几篇文章所考察的«Testimonies»第五卷那段文字中,我们得知以西结、以赛亚和约翰所领受的圣殿异象:

“这些教训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赐下的.我们需要把信心坚定地安放在上帝之上,因为就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试炼人心灵的时期.基督在橄榄山上,重述了那将要先于祂第二次降临而来的可怕审判:‘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预言虽然在耶路撒冷被毁时曾有部分的应验,却更直接地适用于末后的日子.”

亚夫月初九日

提夏·巴夫日 (Tisha B' Av), 希伯来语意为“亚夫月初九”, 乃是犹太人纪念两次圣殿被毁之日: 其一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毁灭第一圣殿, 其二是公元70年提多毁灭第二圣殿. 这两次毁灭都发生在同一历日——希伯来历亚夫月初九 (按公历通常落在七月或八月). 当怀爱伦姊妹将耶路撒冷的毁灭与末后“那试炼人心的时候”相对应时, 她所指出的是两次毁灭; 这两次毁灭都预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代表那道星期日法, 并与第四十一节相对应. 在«以西结书»中, 耶路撒冷的毁灭被用来说明在星期日法时聪明童女与愚拙童女的分别. 以西结被掳在巴比伦时, 曾蒙神迹般地被带到耶路撒冷, 在第八章至第十一章中观看那同样的分别.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 我坐在家中, 犹太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 主耶和華的手临到我身上. 我观看, 见有一形像, 仿佛火的样式: 从他腰以下有火, 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样子, 像琥珀的颜色. 他伸出一只手的形状, 抓住我的一绺头发; 灵将我提起, 使我悬在地与天之间, 在神的异象中把我带到耶路撒冷, 到了朝北的内门门口; 在那里有那惹动嫉愤之偶像的座位, 就是那惹动嫉愤的. 以西结书 8:1-3.

第八至第十一这四章是对分别工作的描述; 而怀爱伦姊妹在注释以西结书第九章时指出, 这不仅与启示录第七章所说的印记是同一件事, 而且耶路撒冷乃代表末后的老底嘉状态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那些不因自己属灵的衰退而忧伤, 也不为别人的罪恶哀哭的人, 必被撇下, 不得上帝的印记. 主差遣祂的使者, 就是手拿杀戮兵器的人, 说: “你们要跟随他走遍全城, 击杀; 你们的眼不可顾惜, 也不要怜悯: 要将老少、处女、婴孩和妇女都杀尽; 只是凡有记号的人, 你们都不可挨近; 并要从我的圣所起首.” 于是, 他们就从殿前的长老杀起.

“我们在此看见, 教会——主的圣所——乃是首先感受上帝忿怒之击打的. 那些长老, 就是上帝曾赐给他们大光, 并曾立于守护百姓属灵利益之地位的人, 竟背弃了他们所受的托付. 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 以为我们不必像从前的日子那样, 期待神迹和上帝大能显著的彰显. 时代已经改变了. 这些话坚固了他们的不信, 于是他们说: 耶和華必不降福, 也不降祸.

祂过于慈悲,不至于以审判临到祂的子民.因此,那些再也不会像吹角一般扬声,向上帝的子民指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的人,所发出的呼声便是:‘平安稳妥.’这些不能吠叫的哑巴狗,正是那些感受被触怒之上帝公义报应的人.男人、少女和孩童,都一同灭亡.”

“那些忠心之人所为之叹息哭泣的可憎之事,不过是有限之眼所能辨明的一切;然而,远为更恶的罪,就是那些激起纯洁圣洁之上帝忌邪之心的罪,却尚未显露.那位鉴察人心的大主,知道作恶之人一切暗中所犯的罪.这些人因自己的诡诈而渐觉稳妥,并且因祂恒久忍耐,就说主看不见,于是行事仿佛祂已离弃这地.但祂必察出他们的伪善,并要将那些他们极力隐藏的罪陈明在别人面前.”

“无论是地位、尊荣,或属世的智慧有何优越,无论在圣职中居于何等职位,若任凭人顺从自己诡诈的心,都不能保守他们不致牺牲原则.那些一向被视为配受尊重且公义的人,竟显明自己乃是背道中的首恶,并且成为冷漠与滥用上帝恩慈的榜样.他必不再容忍他们邪恶的行径,并且在他的震怒中,他对待他们毫不施怜悯.»

“主不轻易从那些曾蒙赐大光、并且在服事他人时曾感受到圣道能力的人中撤回祂的同在.他们曾是祂忠心的仆人,蒙祂的同在与引导所眷顾;但他们离弃了祂,并引领别人陷入谬误,因此被置于上帝的不悦之下.”《证言》卷五,211、212页.

以西结书全卷都置于耶路撒冷被毁的背景之中.在以西结的见证里,尼布甲尼撒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围城被特别标明;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中的警告,其“更直接的应用”乃是在末后的日子.在以西结书中,这一条真理可见于第二十四章.

主前588年1月15日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華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将这日的日期记下来,就是今日这同一日;巴比伦王就在今日这同一日进攻耶路撒冷.以西结书 24:1, 2.

在这个日期——并且这日期也由其他圣经见证所确立——一场历时十八个月的围困开始了.耶和華在那日临到以西结的话语,乃是关于那流人血之城的比喻: 先以一口沸腾的锅为描绘,继之以大火.这个比喻显然是表明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并且在同一章中,随后又记述以西结的妻子因灾而亡,作为一个象征,表明那最终将毁灭圣所的围困已经开始.

耶和華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看哪,我要以一击取去你眼中所喜爱的;你却不可悲哀,不可哭泣,也不可流泪.你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为死人举哀;总要将裹头巾束上,脚上穿鞋,不可遮盖嘴唇,也不可吃人的饼.于是我早晨对百姓说话,到了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以西结书 24:15-18.

随后,以西结周围的百姓询问这比喻以及他妻子之死的意义.

百姓对我说: “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 我就回答他们说: 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華如此说: 看哪,我必褻渎我的圣所,就是你们能力的荣美、你们眼所喜爱的、你们心里所怜惜的;你们所留下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以西结书24:19-21

在这段经文中,以西结的妻子与圣所都被称为“你眼所喜爱的”.圣经历史学家指出,那次围困历时十八个月;而西斯提乌斯与提多的围困,则自66年至70年,共历四年.若从西斯提乌斯的

首次围困到毁灭作严密计算,乃是三年半;但若采用“包容算法”,即圣经中最常使用的计算方式,则为四年.明白这两种计算都同样有效,就使我们能够看见:从西斯提乌斯到提多,既是三年半,也是四年.

在耶路撒冷两次毁灭的历史中,我们有两个关于星期日法令的见证;这两段历史的细节都必须应用于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届时,老底嘉将从主口中被吐出去.尼布甲尼撒围城的开始,以以西结之妻的死为标志.她死的时候,以西结奉命不可公开哀悼,因为他乃是犹太人被掳去之事的预兆.

六年至七〇年这四年时期的开端,是以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兆头为标志;这兆头就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逃离的记号.

所以,你们看见那由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马太福音 24:15,16

两次彼此清楚对应的围困,而这两次围困在开始时都包含一个“兆头”.当以西结解释他妻子的死,以及他自己为何不哀悼所表示的意义时,他作了解释,并记载说:

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作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以西结书 24:24.

以西结妻子之死的预兆,乃是对那即将临到的耶路撒冷与圣殿的毁灭,以及其后被掳到巴比伦之事的指认.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预兆,则是警告人要逃避那毁灭;然而,这两次围困在起初都有一个预兆.

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必有一次预言性的围困;而以西结之妻的死,乃是老底嘉状态之复临安息日会教会已经被完全越过的象征.与此同时,以西结乃是一十四万四千人的预表,也是那在围困开始时被竖立起来之大旗的象征.以西结是在巴比伦被围困之初,一十四万四千人的大旗;而起初那行毁坏可憎之事的记号,则是罗马的“记号”.一个记号指向内部的警告,另一个则指向外部的警告.公元六十六年,基督徒确曾得到警告,但那警告的记号乃是罗马.在巴比伦毁灭中的记号,则是以西结的妻子.罗马乃是那接受兽印之人的类别,而以西结则是那些接受上帝印记之人的记号.

两个结束时期

第一次围困持续了十八个月,第二次围困持续了四年.两次围困都在末后的日子里得着其“更直接”的应验,并且两次围困都与启示录九章十五节所载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日的预言有直接关联.

《启示录》第九章第十节之五个月的起始,包含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标示出一个三十八年的时期,并在一场为期四年的围困中达到顶点;这场围困与数字三十八相关联,并且指明了伊斯兰的兴起.那场为期四年的围困,在另一段历史中有其对应;那段历史开始于(五个月)一百五十年结束、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开始之时.它始于1449年7月27日;四年之后,伊斯兰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场为期五十五天的围困,并于1453年5月29日告终.

当始于1449年7月27日的时间预言于1844年8月11日终结时,自1840年至1844年之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运动的四年,与1333年至1337年的四年围城相吻合,也与1449年至1453年的

四年时期相对应.这三重见证,皆直接属于同一条预言线,表征一个象征性的四年时期;在此时期中,1840年至1844年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的运动,在第三位天使运动的历史中重演.这三重见证预表了十四万四千人的历史中的一次四年围城.这四年时期也由公元66年与70年耶路撒冷的围困所说明.

主后66年,西提乌斯发动那场历时四年的围困,其开始构成了一个阿尔法符号;其后主后70年,提多完成了这场围困,其结束构成了一个欧米伽符号,标示了这四年时期.同一时期也被表述为三年半,而这又与教皇罗马践踏圣所的那三年半预言年相吻合.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得着权柄,身穿麻衣,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启示录 11:2, 3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万国中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 21:24.

必须注意的是,我在由塞斯提乌斯的阿尔法象征直到提多的欧米伽象征所代表的这一时期中,同时采用了“包含式”与“排除式”的算法.这表明:同一段历史代表了时间的两种应用.我们在考察耶稣探访凯撒利亚·腓立比(帕尼乌姆)与祂前往变像山之间的时间时(那已是许多篇文章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圣经原则.两位圣经作者记载为六天,而另一位则记载为八天.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马太福音 17:1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马可福音 9:2.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去祷告.路加福音 9:28.

耶路撒冷的毁灭在末后的日子有一个“更直接的”应用,而那毁灭有两个见证,分别由巴比伦和罗马所代表.这两个见证彼此相符,却各自提供不同而又不可或缺的预言特征,为要加强真理.罗马的围困(66至70年)历时四年,也代表三年半.这三年半与外邦势力和教皇制度所完成的践踏圣所与军旅相连接.教皇制度的践踏持续了象征性的三年半年,其预表乃是罗马围困中的实际三年半年.

那为期四年的围困,也与那条先知性的线路所关联的四年时期相互呼应;该线路指出,伊斯兰先被高举,其后则是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之运动,继而第三位天使之运动被高举.塞斯提乌斯至提多这一段历史,与教皇罗马之轮相交,也与伊斯兰之轮相交.罗马之轮以及塞斯提乌斯与提多的三年半,与教皇罗马象征性的三年半相交,从而指明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这两个实体.伊斯兰之轮则由同一段历史相联系,并被理解为四年;但正如在那段历史中罗马之轮的情形一样,伊斯兰也与一个隶属于伊斯兰之轮的第二势力相关联——那就是复临主义.三年半这一时期,在罗马的两个阶段中都代表罗马;而四年这一时期则代表伊斯兰与复临主义.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在预言上不可分割,伊斯兰与复临主义也同样不可分割.

这就在预言上要求我们:当我们思考巴比伦之围时,必须在这场历时十八个月的围困之例证中看见两种对时间的理解.罗马所施行的围困中既有两种时间的表述,在预言上也就要求尼布甲尼撒所施行的围困中同样有两种时间的表述.尼布甲尼撒那历时十八个月的围困,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年半的象征.十八个月就是一年半,而一年半也可以表述为1.5年.尼布甲尼撒的围困

既是十八个月,也是1.5年.

十八个月所指的是那践踏耶路撒冷之势力,而一又二分之一年所指的是伊斯兰.那识别出十八个月的预言计时之轮,识别的是巴比伦;而另一预言计时之轮所识别的,则是伊斯兰.至于我们如何得出将一又二分之一年应用于伊斯兰这一结论的解释,我们尚未陈明;但应当注意,在罗马所带来的毁灭中,有两种时间的计算:一种与罗马的预言之轮相关联(无论异教罗马或教皇罗马),另一种计算则与伊斯兰的预言之轮相关联.这些特征,在耶路撒冷之阿尔法与欧米伽两次毁灭中都可见到.

由西斯提乌斯与提多所对应的耶路撒冷四年围困,代表着一条预言脉络的终结;这条脉络始于一段三十八年的时期,并以四年的围困告终,此围困象征伊斯兰的高举;而在这同一条脉络中最后的四年时期,则代表十四万四千人旗号的高举.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论述这些事.